

列子考證

周紹賢

老、莊、列、爲道家之三大經典，考據家因列子書中有疑問，遂謂其爲後人之僞作，又以史遷未爲列子立傳，遂徑謂列子有無其人亦成問題。

自嬴秦燔書坑儒，詩書百家語、定爲禁物，至漢惠帝除禁書之令，其間經二十餘年，學術幾乎窒息，及文帝求書、武帝崇儒，思繼前賢之絕學，然典籍既已殘毀，老師零落殆盡，而見於史書者，惟司馬談論六家要旨、能述先秦學術思想之殘影（見史記太史公自序）。然其所論者只有儒、墨、法、名、道、陰陽六家，蓋只舉學派之大者而論也；惟簡述六家之要旨，而未舉各家之代表人物。及史遷著書，資料較詳，然觀其老莊申韓列傳，似乎道家只有老莊，法家只重申韓；在孟荀列傳中雖亦述及騶衍、公孫龍、慎子、尸子等，然對於有書傳至於今之鄧析、尹文，則未曾述及（鄧、尹皆爲名家，爲公孫龍之前輩），蓋史遷之時，天下遺書之在山崖屋壁者，尙未盡出，私人藏書者，如河間獻王劉德，淮南王劉安，其所得之書，或富如朝廷，或爲朝廷所未有者，史遷未必能得盡觀，故對先秦學者之史料，記載未備。且劉向列子書錄亦言及列子之書在景帝時「頗行於世，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，未有傳者，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，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」。此卽明言：因其書似可與莊子相併，故遂遺落。史遷時，此書已散在民間，未被注意，故史記未曾叙及。且漢志所列道家之書：有劉向所校文子九篇，又有鬲冠子一篇，皆傳於世，史記皆未載其人，然則史記所遺漏者，豈止列子一人而已哉！

成帝命劉向校五經秘書，整理典籍，此時中府藏書，較史遷之時益多，而淮南王劉安好道家及神仙之說，於武帝時謀反，向之父德（與河間獻王同名），治淮南獄，得淮南所藏之書，向皆見之（見漢書列傳第六）。向博學通達，校定經傳、兼治諸子，爲功甚鉅。黃老之學總稱曰道家，向之父「修黃老之術」，向亦好之，故著有說老子四篇。所校勘列子八篇，於成帝永始三年八月上奏，此書列於漢志，史實昭然，史遷雖未爲列子立傳，然莊子推崇列子，屢述其事，並著列禦寇篇（列子名禦寇），茲舉莊子所述之事，可略知列子之生平：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善相術，能知人之生死存亡，禍福壽夭，所言皆驗，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而告其師壺子（卽壺丘子林）

，壺子曰「汝雖聞我講道之言，而未得道之實，所知之道既淺，而表露於世，故相信巫術，而巫者亦得以窺爾之表現而施其方術。爾試邀其來，爲我相」！次日列子引季咸來見壺子，出而謂列子曰「噫！吾見爾師面如濕灰，絕無生機，十數日之後，其將死矣」！列子入泣告於壺子，壺子曰「我剛纔現示之相，乃安心於至靜之地，杜絕情意之活動，一念不生，形如槁木，故彼乃出此言也；試再邀他來相我」！次日又與之見壺子，出謂列子曰「爾之師幸而遇我，有痊愈之望矣！今日我見其枯絕之中有生機矣」！列子入告，壺子曰「剛纔我所示之相，乃心境曠朗，如陽光之照大地，廓然無私，而生氣由深靜處發起照用，彼見我現此善機，故言之如此；試再邀其來爲我相」！季咸第三次見壺子，出謂列子曰「爾師今日神色不定，氣象莫測，吾無從觀察，待其穩定常態，吾再爲之相」。 列子入告，壺子曰「剛纔我所示之相，乃神氣沖虛，浩然無跡，動靜不二，無所偏勝，此所謂無象之象，渾然鈞衡，此卽所謂衡氣機，故彼無法窺測也。夫虛靜心境，比如淵水，淵有九種，今我乃示之三種氣象；試再邀之來相我」！季咸四次來見壺子，立足未定，卽惶然驚走，列子追之不及而返，壺子曰「剛纔示之以表象窈冥，自有真宰，而不露實情，物來順應，虛與委蛇，使之不辨動向，隨時制宜，有感斯應，因而可以不離於宗，妙用無窮；亦可和光同塵，隨流揚波。總之守常通變，無所滯礙，非相術所能揣知，此其所以逃也」！列子於是大有所悟，以爲大道深遠而明正，往日所學華而不實，乃歸家於日常細事之中作體驗，三年精思，豁然大通，徹見天下萬事紛然雜陳，而各有其法則，事理無礙，不可固滯於封界，列子乃守眞抱一，樂道以終。——應帝王。（列子黃帝篇亦載此事）。

列子問關尹曰「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登高不懼，請問何以至於此」？易言之，亦卽謂至人有消災弭患之術。關尹曰「此乃守持純正之性，靈感睿明所致，非智巧果敢所能爲也。人類體質相同，水能滅頂，火能灼身，至人並不例外；惟其窮造化之理，明事物之情，自有眞知，不受制於物，不妄求於天賦本分之外，不行險以圖倖倖，德性與天地同體，精神圓滿無缺，外物不能侵，故莫之能傷也」。此與老子第五十章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施其爪」同義。又，秋水篇云「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於理者必明於權，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火弗能熱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獸弗能賊，非謂其薄之也；言察乎安危，寧於禍福，謹於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」；亦與關尹此段之言同意。——達生篇。（列子黃帝篇亦載此事。又說符篇有列子學射、關尹告以所以中之理）。

伯昏瞶人者、隱居之賢人也。列子演習射技，請伯昏瞶人觀之，左手執弓，右手拉弦，置杯水於左肘之上，彎弓放箭，連

發三次，而杯水不動，當此時也，列子之鎮定，猶如木人一般。曾人評之曰：射之所求在乎中的；神乎其技者，靈敏捷巧，矢無虛發，若行所無事一般。今爾之凝神致力，動作穩健，誠有熟練之功矣，然若令爾登高山、履危石、臨深淵，則爾必失常度，而力不從心矣；故爾之技術尚未進乎道也。若夫至人之處世亦然，無所拘繫，從容中道，履險如夷，處變如常，無入而不自得也。——田子方篇。（列子黃帝篇亦載此事）。

「列子御風而行，冷然善也」（逍遙遊）。御風而行，並非神話，人之體質有特別奇異者，有能攀高樹、登樓頂、而身輕如猿者；有能深入水中、而恣意浮沉者；有偉軀矯強，能拔樹舉鼎、搏虎鬥牛、稱爲神力者；有身輕如葉，健步如飛，順風而行，其速度可超過常人數倍、號稱日行千里者（俗稱飛毛腿）；此類人不可多見，然確實有之，不得不稱爲異人。順風而行，其疾如飛，順風亦可謂乘風，（列子黃帝篇謂列子乘風），乘風亦即御風，列子有此特殊之本領，故莊子述之，並謂：乘風逍遙，遨遊四方，誠可樂也；然此樂有待於風，其風不順，則不能如意矣。若「至人」者，優哉游哉，與道相從，無所須待，乃爲眞樂，試想、天下之樂尙有高於無所須求者哉？

列子欲之齊見齊君，蓋有用世之志也，然中途而返，路遇伯昏瞀人，瞀人問「爲何返回」？曰「吾心有所警」，曰「所警者何」？曰「吾行至某處旅邸，有十家賣漿者，五家競先送漿於我，竊想：吾有何德能而使人敬重如此？必其睹我之儀表態度、以我非庸碌之流，故如此禮待。然則是我內心有所拘滯，行動不能與大衆冥化，所謂「外鎮人心」，故致人另眼看待也。如此者，既能使人肅敬，亦易惹人嫉忌，敬我者，我何以相報？疾我者，我何以相安？此亦處世之憂患也。且吾又思之，賣漿者無重大權利之企求，其對我謙敬，亦只欲賣漿於我耳，買漿解渴亦我之所需，而其殷勤之情，使我感激不安。若夫今世之國君，對富貴權利貪求無厭，竭力盡智以圖達其所欲，我若見之，彼若以禮賢下士之誠，求我分任其勞，必將付我以重任，責我以事功，受人之優遇而不能答人之願望，何以自處？吾以此自警，故中途而返也！」瞀人贊其善於觀察己身，審知得失；然而尙未至於忘我之境。——列禦寇篇。（列子黃帝篇亦載此事）。

鄭子陽爲鄭繻公柅，史記鄭世家云：子陽有私黨，呂覽遠威篇、淮南論訓皆言子陽嚴酷好罰。列子鄭人也，家貧、面有飢色，有客謂子陽曰「列禦寇乃有道之士，今君爲相，而使之窮苦，豈非君不好士乎」？子陽乃使人贈粟，列子拜辭而不受，使者去，列子入，其妻不悅曰「有道者受人崇敬，妻子生活應當供樂，今受飢餓，宰相饋粟，反而不受，此豈命當受窮耶

「？列子笑曰：『汝非知我者也！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；此吾所以不受也！』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——讓王篇。（列子說符篇亦載此事）。

列子適衛，見路旁荒草間有多年之髑髏，謂之曰：「唯予與汝，知而未嘗死，未嘗生也。若果養乎？予果歡乎？」——世人以生爲樂，以死爲可懼，故怕死偷生，自尋苦惱，而終不免於死。至人悟大化之理，知幽冥之故；見宇宙萬物俱在變化不息之中，深知人之生死亦變化之一端，爲自然之事，乃必然之律，生死相對，各有其奧妙之內容，固執一端，偏於所好者，乃迷惘之人；其實偏於所好，亦無不死之術，死後若無知，則生時之煩惱固已解脫，永得安息；死後若有知，則別有天地，另是一番趣味，何往而不自然？故至人「視生死爲一條」，「知生死存亡之一體」（德充符、大宗師）。列子已達至人之境，故對髑髏言之如此。——至樂篇。（列子天瑞篇亦載此事）。

以上所述列子之生平，前三段似爲少年之事，後四段似爲中年之事。太史公雖未爲列子立傳，然史記中荀卿慎到之傳，尚不如莊子所記列子事迹之豐富，列子書中所述列子之事，比莊子尤多。姑不備述。仲尼篇謂列子師事壺丘子林、友伯昏瞀人，據瞀人對列子講話之態度，而列子稱瞀人曰先生，則二人似在師友之間。列子又有師曰老商氏、有友曰伯高子，列子自述其從學於老商氏及友伯高子之經過云：

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，三年之後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。五年之後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。七年之後，從心之所念，更無是非；從口之所言，更無利害；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九年之後，橫心之所念，橫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，若人之爲我友，內外盡矣。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不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幹殼，竟不知風乘我耶？我乘風乎？（黃帝篇）。

其所述求學悟道之過程如此親切，非實際經驗者不能出此言。總覽莊列書中所載，亦可見列子生平之梗概。劉向當日校書，尚有其他參考資料，故其簡述列子之身世及學說云：

列子者、鄭人也，與鄭繆公同時，（繆當作繆，乃後世傳寫之誤）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爲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（劉向列子書錄）

呂覽下賢篇謂：子產爲相時「往見靈丘子林」，時子產在晚年。又，莊子達生篇、呂覽審己篇皆言「列子問關尹」，關尹爲老子弟子，與孔子同時，列子之年晚於孔子，其從學於靈子、問道於關尹，皆在少年，觀其引神巫見靈子及所問關尹之事可知。又、鄭子陽饋粟，列子不受，按鄭繻公殺子陽，時在周安王四年，爲戰國開始之五年，此時列子已至晚年。年代雖難詳定，然大致無誤也。

道家治事之方「秉要執本」，被法家所採取，故史記云申韓學本黃老。道家之具體學說陳義過高，人多不能接受，戰國之世，諸子爭鳴，道家之學潛伏在隱士之中，不與各家爭盛；然列子通幽微之理，達天人之道，其清虛之心境，儵然無累之人生，在老子以後，莊子以前，足爲道家之代表，其學說亦自不容隱沒，故與諸子並列，顯然可見者如尸子（名佼、商鞅之師）廣澤篇云「墨子貴兼，孔子貴公，皇子貴衷，田子貴均，列子貴虛，料子貴別囿」。呂氏春秋不二篇「老聃貴柔，孔子貴仁，墨翟貴廉，關尹貴清，子列子貴虛，陳駢貴齊，陽生貴己，孫臏貴勢，王廖貴先，兒良貴後，此十人者，皆天下之豪士也」。尸子呂氏所述諸子，迄今有絕無可考者，然不可謂當日本無其人；而列子有上述之一切史證，已可想見其爲人；然則後之疑古者，竟謂列子乃莊子假設之人物，豈不謬哉！

以上所述列子之事蹟而外，戰國策乃正確之史書，楚策考烈王時「史疾爲韓使楚，楚王問「客何方所循」？曰「治列國寇之言，（古圍禦通用）」。曰「何貴」？曰「貴正」，王曰「正亦可以爲國乎」？曰「可」！王曰「楚國多盜，正可以圍（禦）盜乎」？曰「可」！」史疾治列子之學，其答楚王之問謂：列子「貴正」，即老子「以正治國」之旨；可見列子弘揚道家之學，當時成爲一家之言，有人專治其學。

列子之生平既如上述，再談其書之問題。秦皇焚書之後，典籍大都毀滅，其殘存者、斷簡碎編，零亂無序，故劉向校書之時，列子篇章已散亂，字句多錯誤，已明言「穆王湯問二篇、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，楊子之篇唯貴放逸，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」（劉向列子書錄），惟以其「各有所明，義有可觀」，故仍保存舊編。可知在西漢時，列子書中已有疑問。西漢雖崇道家之學，然莊列之書俱未盛行；且自景帝而後列子之書已遭佚落，劉向所校定者篇章已有可疑，自然乏人傳習。及東漢班嗣馬融等始注重莊子，而以列子之言與莊子相類，似乎莊子可以涵括列子，故仍無人注意。自漢末至魏晉變亂未熄，京師亦屢遭兵禍，公家及私人藏書皆有損失，漢志所載之書其已失滅者多在此時，而列子之書，當然亦難保無恙。

今本列子乃東晉張湛所傳，湛字處度，高平人（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），官至中書侍郎。晉書范甯傳云：甯患目疾向湛問醫治之方；又、隋書經籍志有湛撰養生要集十卷，可知湛好治道家之學，物常聚於所好，故其家中保存列子而又爲之注。其列子注自序謂：王弼爲其祖之舅，列子一書得自王家。三國志鍾會傳附王弼傳注謂：蔡邕之書數車，贈於王粲，弼之父業爲粲嗣子，家藏之書頗多，永嘉之亂，書遭散佚，列子一書，由湛之祖凝、搜集，始得完備。序中所述此書前後蒐尋之經過頗詳，此即今本列子傳世之來歷。

永嘉之亂，繼之晉室南渡，書多亡缺，列子書經張湛之祖多方蒐集而成，難免竄雜錯亂；例如楊朱之放情縱欲，極端爲我，實違道家之旨，而列子楊朱篇中亦有道家之言，可知其與劉向所校之書有所不同。竄雜之文，例如仲尼篇有魏公子牟與公孫龍之言；湯問篇述鍾子期與俞伯牙知音之交，此四人皆出於戰國晚年，在列子以後。又、火浣之布，始見於曹丕典論及晉書劉駿傳、符堅傳，而湯問篇謂周穆王征西戎，得火浣之布，西周史書簡單，穆王是否得火浣之布？史書未載，魏晉文獻始見火浣布之名，於是疑古者遂執此爲有力之理由，謂列子爲晉人之僞造。假如穆王得火浣布果無其事，亦猶之老子書中竄入戰國時上將軍之名詞，不能謂老子乃戰國時人僞造也。

至若天瑞篇、列子見百歲髑髏，莊子至樂篇亦言之；舜問乎烝、莊子知北遊篇亦言之。黃帝篇：列子問關尹、津人操舟若神、孔子觀於呂梁、痴僂丈人承蜩、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鬥雞、莊子達生篇皆有之；列禦寇爲伯昏瞀人射、莊子田子方篇亦言之；養虎之法、莊子人間世亦言之；鄭有神巫、莊子應帝王篇亦言之；列子至齊、莊子列禦寇篇亦言之；楊朱南之沛、莊子寓言篇亦言之；楊朱過宋、莊子山木篇亦言之；狙公養狙、莊子齊物論亦言之。力命篇管仲有病、莊子徐無鬼篇亦言之。說符篇列子面有飢色、莊子讓王篇亦言之。湯問篇：夏革對湯言冥靈與大椿、鵬與鯤、及黃帝篇姑射山有神人、莊子逍遙遊亦言之。——以上所舉爲列莊相同之文，其實列子書中之事，莊子引而述之以作論說之助，並不防避後人發何疑心作何評語；即云：不知係列子之文莊子引之？抑係莊子之文竄入列子？但其孰先孰後不必強加分辨，決不能執此相同之文以爲後人抄襲，僞造列子之證據。

古書年久，迭遭變故，其中或多或少皆有後世竄入之文，惟有顯明者、有不顯明者而已。王充對論語孟子舉發疑點，是以作問孟刺孔之論（見論衡）。豈惟古書如此，即後來之書展轉傳寫，亦難免有竄雜之誤。史記司馬相如傳、太史公評語竟引揚

雄之言，時揚雄尚未出生。李太白詩集中有菩薩蠻、憶秦娥兩詞，故鄭樵通志以太白爲詞曲之祖；然亦有人以爲此二詞非太白所作，乃後人竄入者。生查子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，爲流傳之佳句，朱淑真斷腸詩中有此詞，歐陽修詞集中亦有此詞；人多樂稱爲淑真之作品，而不謂爲歐陽之作品者，因自古女作家較少，謂此句爲女性所作較有趣味，其實果係淑真之作？抑係歐陽之作？不能斷定。唐宋年代較近之書，猶難免有可疑之點，而況列子古書、在西漢時即曾遭失傳，劉向所校定者已與原書有異，歷經魏晉亂世，又幾乎湮沒，張氏所蒐輯者，又非劉向之全本，其中有後人修補輯綴之痕跡，疑問自所難免，然不能因此而強判列子爲晉人之偽造。

劉向列子書錄謂「列子與鄭繆公同時」，此在唐時柳宗元辨列子已懷疑劉向不至有此乖錯，然宗元並不因此而懷疑列子，日謂莊列相同之文爲莊子仿依列子。及宋高似孫始大發其一偏之論，謂莊子天下篇「敝墨翟禽滑釐、慎到、田駢、闕尹之徒，而禦寇不在其列」，遂據此疑列子爲莊子假設之人物「所謂鴻蒙列缺者歟」？史稱高似孫之爲人不自愛重，諂附奸臣韓侂胄。「君子不以人廢言」，品行低劣，固不必蔑視其學問，然其「讀書以隱僻爲博，其作文以怪澀爲奇，甚至有可笑者」；已爲時人所不取，其對列子之論斷尤不足取，宋濂諸子辨已斥其謬誤。至於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、對列子之考語亦襲高似孫之說，且曲解仲尼篇「西方聖人」爲指佛氏而言，以作列子爲後世偽造之證，此真可謂戲論矣！余嘗考之云：

列子仲尼篇孔子曰「西方之人，有聖者焉」，按西方當作四方；張注云「聖豈有定所哉？趣舉絕遠而言之也」，並未言西方爲佛國，此可知西字爲四字之誤。蓋商太宰對聖人之觀念，只據其所聞聖人之學問事功爲準，故其所指之聖人，孔子不作決定之詞。聖人乃人類理想中與天地合德之模範人物，其盛德大業不能限量，四方之人皆被其澤，蕩蕩乎民無能名。四方之人心中有此最高之理想人物，在衰世之中當前不能指出誰爲聖人，故曰遠在四方。在理想中聖人功德之妙，不用治術、而能預消亂萌；不用言語宣揚、而人民信而不疑；不必強施教化、而其領導之軌儀人民自然遵循；其玄德不可言喻，故孔子曰：此吾所謂聖人，然不知吾所言者、聖人即如此而已歟？抑吾所言者、尙未足盡聖人之道歟？商太宰以孔子所言之聖人、聞所未聞，人間果有此聖人乎？故曰「孔丘欺我哉」！——論語衛靈公篇、孔子贊頌帝舜無爲而治，此處孔子對太宰所言，即同乎老子五十七章所云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。孔子此言與道家同旨，故列子稱之。非但孔子之時不知西方有佛，即知有之，孔子豈能不直言三皇五帝爲聖人，而遠舉西方之佛

以否定中土之聖人？此必無之事也！偽造列子者，豈能如此荒唐？三皇五帝皆爲聖人，然商太宰觀念中所衡量之三皇五帝，孔子不決定其爲聖人。四方之人皆有其理想中之聖人，聖人無爲而治之德，民無能名，張注謂聖人豈有定所？即言聖人遠在四方，非太宰意想所及者也。故孔子所言「四方之人，有聖者焉」，即言理想中之聖人；後來唐朝李翱復性書謂「東方如有聖人焉，不出乎此也；南方如有聖人焉，不出乎此也」；宋朝陸九淵云「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西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」（陸象山全集年譜）。此皆爲假設之聖人，與孔子所說四方聖人同意，故曰此處之「西方」乃「四方」之誤。即強謂西字無誤，而此「西方之人」，亦猶之詩經邶風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」不可以西方指印度而言，高似孫故意曲解，破壞列子，荒妄之言，曷足取哉！

列子說符篇明言列子與鄭子陽同時，子陽爲鄭繻公相，繻公「二十五年，殺其相子陽」，史記鄭世家有明文記載，以劉向之博學，豈能誤以列子爲鄭繻公時人！此乃後人傳寫錯誤、無疑；由此錯誤而引出對列子種種疑問，結果竟以列子爲僞書。清時有一類考據家，好立僞書之名，苟在古書中發現疑點，即執爲把柄，加以渲染，千方百計，強牽揉造，曲爲之說，必使此書失卻原有之地位，加以僞書之名，而後快心。彼所指之疑點如不充實，則即推敲字句曰：此字古代無此用法，或此句其他古書所未有。在其所指之僞古書中，章句如有與後世之書相同者，則曰：此乃作者抄襲後書，指爲僞造之徵。如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，以古文尚書爲晉梅賾之僞作，其理由非常簡單，例如謂夏書「五子之歌、不類夏代詩」，便判其爲僞；謂「玉石俱焚」一語，魏晉人嘗言之，而夏書胤征篇亦有此語，便定此書爲晉人僞造。

考據家執上述之例以爲斷，故謂列莊相同之文，乃列子抄襲莊子，莊子在先，列子在後。又謂列子天瑞篇「死之與生，一往一返，故死於是者、安知不生於彼」？此佛教輪迴之說，魏晉佛教盛行，此更足證列子爲晉人僞造。其實列子書中合於佛說者尚不止此，如仲尼篇之「內觀」、與佛家之「內證」及「觀心」之說相似，「內證」者，內心所證之理；「觀心」者，謂心爲萬法之主，觀心即觀察一切事理也；此與孟子所說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心而誠，樂莫大焉」之義亦相通。說符篇之「放生」，及鮑氏之子所說萬物平等，與佛家放生儀軌經所講愛護生物之義亦相類。此考據家尙未察覺者也。

考據家又未察及合於佛家之說者，莊子書中尤多，齊物論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，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、至矣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」。無物之見、即佛家所謂破除「我執」

；無是非之見，卽佛家所謂破除「法執」。寓言篇「言無言，終身言、未嘗言；終身不言、未嘗不言」。義理非言不顯，然而言說有還滅性，大道妙諦非言語所能喻，故老子曰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。釋迦說法四十九年，其言論載於經典不爲不多矣；然而大乘以楞伽經云「我經中說：我與諸佛菩薩，不說一字，不答一字，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，離諸文字故，非不隨義而分別說」。隨義分別說、只能就事以說法，但諸法實相不可說；此與莊子寓言之意相通。乃至庚桑楚篇之「天門」與佛家之「真空」相似；德充符篇之「靈府」與佛家之「阿賴耶」相似（靈府之府爲保藏之意。又庚桑楚篇有「靈臺」，墨子經說上「必謂臺執者也」，臺有執持之意。「阿賴耶」譯曰：藏、謂能藏一切識，能執持其人可受用之一切事物而不失沒。可知靈府、靈臺、與阿賴耶同義）。莊子所言近乎輪迴之說者較列子尤多，如至樂篇謂：「死生」是相與春夏秋冬四時行也」。又謂「死生爲晝夜」。知北遊謂「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」。田子方謂「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始終相反乎無端，而莫知其窮」，此與佛家所說生死流轉之意相同。然則莊子亦係魏晉時襲取佛家之說乎？且張注列子序已明言列子所講之理「往往與佛經相參」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思想家多有不謀而合之處，豈可以列子之言有與佛說相合者，卽謂其書造於佛教來華之後！——如必謂莊列之言與佛說相合者爲取自佛家，此卽等於說：佛教之理想中國人必不能有；今人所言者古人必不能言。然而曾子書中有地圓之說，而地球之名詞則係近代自泰西傳來；列子天瑞篇有「運轉無已，天地密移」之言，又與泰西地動之說相合，則曾子列子又豈非有近人僞造之嫌疑乎？

自高似孫等誣列子爲僞書，其說傳至晚近愈演愈烈，不僅謂列子並無其人，而且謂劉向列子書錄亦爲僞造，更誣嶼當日保在列子注釋列子之學者，謂列子一書、係張湛自編自注，以圖炫名出風頭（見梁任公古書眞僞及其年代），強辭曲說，妄議古人，眞令人不解也。是以作古史辨者之流，更大膽狂妄，以綺言巧語如說相聲一般，謂黃帝禹湯皆無其人，毀壞歷史以衛其能，豈不怪哉？孟子云「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；舉一而廢百也」（盡心篇上）。此恰可爲誣列子爲僞書者戒。

古書皆可尋出疑點，萬不可舉一疑點而誣及全書，劉向已言及其所校之列子章亂字誤、非原著之全書。而後迭經變故，傳至晉朝，張處度之先人在亂離之後，多方搜求，始輯成今本之列子，此書之經歷，事實清楚，不但與先秦之書有異，卽與劉向所校之書亦不盡同；不可因後人將劉向書錄中之鄭繡公誤寫爲鄭繆公，遂依例尋覓而謂全書皆僞。是以柳宗元辨列子、葉大慶考古質疑、宋濂諸子辨、姚鼐跋列子，皆以其書中雖有錯誤、有後人所增竄，然不可謂僞書，日本武義內雄、曾作列子冤詞以

駁馬述倫列子偽書考之謬誤。

光聰諧云：「莊子書中既稱引列子，則其時世不後於莊。其書多增竄入後事，張處度作注時已言之」（有不爲齋隨筆卷已）。例如仲尼篇中山公子牟、趙人公孫龍條下注云：「公子牟、公孫龍似在列子後，而今稱之，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，苟於統例無所乖錯，而足有所明，亦奚傷乎？諸如此，皆存而不除」。此注明言書中諸如此類之謬點，皆存而不除，可見其注書之謹嚴，未敢擅作刪改。又如湯問篇「鯀、師曠」注云：「鯀、未聞也；師曠、晉平公時人，夏革無緣得稱之。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」。就此段上下文而觀之，鯀、師曠並稱，可知鯀爲古之聰耳人，然夏革對湯言及春秋時之師曠，豈非荒唐？故曰「夏革無緣稱之」，此乃後人增益潤飾文辭耳。又如狝狝篇「孤犢未嘗有母」，注云「不詳此義」。楊朱篇、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，夷吾教之以恣耳目之欲。注云「管仲功名名人耳，相齊致霸，動因威謀。任運之道既非所宜，且於事勢不容此言。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，恐此皆寓言也」。如上所述，此書如爲張子偽造，爲何寫出自己所不知之人物、及自己所不能解釋之語？師曠距商湯一千數百載，爲何寫出夏革對商湯談師曠？且管夷吾歿後數十年，晏子始出生，爲何寫出不合史實之事？又如「谷神不死」一段之文，爲老子之第六章，而天瑞篇謂爲黃帝之言。湯問篇言及「鄒衍之吹律」，鄒衍爲列子以後之人，以張子之學問，如造僞，豈能有此謬誤？可知張子仍保存原書之本來面目，有不知者不強加注解，有錯誤之處亦不敢改造；如晏平仲問管夷吾一段文內，以縱欲爲養生，實乃楊朱一派之思想，張子既知其言不類管仲，且管、晏二人又不同時，則此處管夷吾三字必然錯誤，然不知晏子所問者果係何人，不敢臆斷，只得保留其原文，而注明己之意見。故謂列子爲張子偽造者，實乃無稽之談也。

郭象取向秀莊子注加以改易，以爲己之作品；而張處度注列子則不然，凡採用他人之言，必加注明，決非如梁任公所說爲炫名而注書。如天瑞篇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」注，說明採自老子第六章王注。黃帝篇：「老聃曰：『兵強則滅』」，注云「王弼曰：物之所惡，故必不得終焉，此係採自老子第七十六章王注。力命篇：『老聃語關尹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』注亦明言採王弼之語（採老子七十二章王注）。又天瑞篇注、採引何晏之道論；仲尼篇注、採引何晏之無名論；何晏此兩篇著述早已絕傳，今幸猶能於列子注得見一斑。又列子與莊子相同之文，注中每引向秀郭象之莊子注，如黃帝篇：「列子問關尹、梁鸞說養虎、津人操舟、痾、偃者承蜩、神巫季咸，各段皆引向秀莊子注。天瑞篇：「舜問丞曰，黃帝篇：「列禦寇爲伯昏督人射、列子之齊，及力

命篇：管夷吾有病各段、皆引郭象莊子注。當時向郭兩注、各自存在，後來向注失傳，而今惟於列子注中尚可見其片段。據晉書郭象傳謂「先是向秀注莊，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，而卒，秀子幼，其義零落，然有別本遷流，象以秀義不傳於世，遂竊以爲已注，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，又易馬蹄一篇。其後秀義別本出，故有向郭二莊，其義一也」。今就列子注中所引之向注、與莊子中之郭注相對照，字句略有改易，而大致相同；郭象竊向注，其痕跡亦惟於列子注中可見到。——張處度能繼先人之志，保存列子，而又深明玄理，能作列子注，其爲功於學術、誠可與王弼郭象齊等也。

先秦時、列子之原書，爲列子弟子所記述，猶之論語孟子、爲孔孟弟子所記述；故第一章天瑞篇，開端便稱子列子。其書迭遭散佚，經後人之竄雜附益，已與先秦之原書不盡同，如周穆王湯問二篇、劉向已言其迂誕、非君子之言，亦即言其非列子之言。此二篇中大部爲秦漢神仙家之言。列子既有楊朱篇、專述楊朱之言，力命篇說符篇、皆有楊朱之言；仲尼篇黃帝篇、亦述及楊朱之事，楊朱對老子自稱弟子，因此，有人謂楊朱乃道家之別派。楊朱爲諸子之一，其言論當然有獨到之處，故孟子云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」（滕文公篇下）。楊朱雖曾從學於道家，然如墨子亦曾習儒家之業，韓非李斯亦曾從學於荀子，其後皆大反儒家；楊朱之於道家亦然。道家貴謙慎，楊朱貴放逸，其極端爲我之享樂主義，與道家決不相融，列子書中似不宜取其言論，劉向已言之；故知穆王湯問楊朱三篇、爲秦火而後所竄入。而此三篇、各篇之中言不一致，各有孱雜之文。穆王、湯問各篇中，有列子之言、及諸多有理趣之事喻。楊朱篇內、不盡爲楊朱之言，而楊朱之言、如「太古之人、知生之暫來，知死之暫往。……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」。「身固生之主，物亦養之主，雖全生、不可有其身；雖不去物、不可有其物」，以及力命篇、楊子對楊布所言，若斷章取義而觀之，近乎道家之言，君子不以人廢言，故列子採其言，此其所以附庸於列子書中也；故劉向以爲「亦有可觀」，而並存之。

總之，張注之列子，雖非先秦之全書，然與劉向所校者無大異，其來歷甚明，實爲一脈真傳，雖有後人會萃補綴之迹，然其中蘊藏列子之真言。本黃老之思想，明道家之玄理，體造化之流變，悟死生之根抵，其深義妙旨、空靈幽渺，有言外之意，寓絃外之音，唐天寶元年，尊稱列子爲沖虛真經，與道德真經、南華真經，並稱爲道家之三大要典。又且諸子之書，在秦世多遭毀滅，楊朱思想在戰國時，流行甚盛，其爲我主義，惟孟子略言之，然無專書傳世，不可知其詳，幸列子有楊朱篇，使後世得以知其言論之大要，是則列子一書，實兼具兩種古書價值也。